

THE BEST SELLERS OF THE WORLD

世界金榜畅销译林

龙虎榜

爱抚

远方出版社

世界金榜畅销译林

爱 抚

[英]D·H·劳伦斯
李思涛 译

责任编辑:戈弋 胡丽娟

世界金榜畅销译林

远方出版社(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15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印张 362.5 字数:5400千字

2004年8月第2版 2004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套

ISBN 7-80595-693-6/I·273

定价:877.50元(全39卷)

前 言

早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美国的一家杂志开辟了一个新的栏目，那就是为新出版的图书排列名次。最初，仅以书的印册为标准来评定一本书的位次，后来又逐渐增加了评定的规则，如把书籍按内容分类等等。伴随着人类文明一百多年的迅猛发展，作为人类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书籍对于现代人来说也越发显得重要。阅读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于是一种旨在向人们推介新书、好书的“畅销书排行榜”便迅速发展并成熟起来。据不完全统计，现今世界上大大小小的各类图书排行榜数以万计，具有国际影响的排行榜也有近百家，这些排行榜对文化的交流、文学的繁荣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当代西方，许多作家的名作是通过畅销书排行榜走向读者，畅销世界的。这些畅销作品，内容极为丰富，贴近生活、贴近读者，深受广大读者的青睐，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生活，滋润着人们的精神家园。

近些年来，畅销书的热潮自大洋彼岸涌向了我国，一股强劲的“畅销书热”，方兴未艾，国外许多排行榜的榜首著作纷纷被译介到国内。为推动这一文化热潮，我们组织了国内众多知名的青年翻译家，把近几年来国外最具影响、最为畅销的新作翻译过来，辑成了《世界金榜畅销译林》一书。全书内容新潮时尚、异彩纷呈，折射了西方当代的社会生活，体现了西方人的人文思想与时代精神，给广

大的中国读者提供了一份丰盛的文学大餐。

这些畅销作品，大多高居各家排行榜的前列，可谓“书书精彩，本本畅销”。如美国著名畅销书作家马里奥·普佐的《教父》，就是一部美国黑手党的发展史，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全美最畅销图书，连续十二年在美国 MBA 畅销书排行榜上名列第一，该书全球销量突破 3000 万四大关。美国《纽约书评》评论：“激烈、紧张、刺激，是一部无以伦比的畅销书”；劳拉·特勒的《今夜我想你》在华尔街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上榜 52 周，其影响波及了欧美及亚洲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当时关于它的评论文章多达三百篇，在美洲、欧洲、亚洲等地共印行了 2000 多万册，成为一部世界级的畅销书。作者劳拉·泰勒也由此而获得了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授予的“智慧的阿年丰索十世勋章”。

《世界金榜畅销译林》的出版，必将在中国掀起畅销书的热潮。

衷心感谢译者的辛勤工作和读者的关注支持。

衷心欢迎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指正。

2001. 3



菊 馨

四号小机车拉着七节满载货物的车厢，摇摇摆摆地打塞尔斯顿一路驶过来，哐啷作响。机车出现在拐弯处，它示威地大声吼叫，如同要加速的样子。荆豆丛中的一匹马驹子被惊得跑出来，火车还没有小马跑得快，而荆豆还在午后阴冷的空气中轻微地颤动。一个女人沿着铁路往安德尔伍德的方向走去，此刻便退到路边树篱中，身边挎着篮子，注视着进行中的机车的平台。敞篷货车厢发出沉重的碰撞声，缓慢但不可阻挡地一节一节过去。她就这么被困在颠簸摇晃的黑色的车厢和树篱之间，显得那么微不足道。接着车厢划着弧线拐向一片矮林，树林中悄然飘下的橡树叶已经枯黄，正在路边啄食猩红色野蔷薇果实的小鸟儿连忙逃遁，飞进薄暮之中。这时暮色也已潜进了灌木林。在空旷地带，机车喷出的浓烟沉落下来，粘在粗糙的草叶上。野外是片萧萧之色。在通向那令人遐想、芦苇丛生的矿坑的一片沼泽般的地上，找食的鸡已经离开了桤木丛中的小路，回到涂有柏油的窝棚里栖息去了。矿坑那边模模糊糊可见井口区，在午后死气沉沉的光线中，红色溃疡似的火苗正舔食着灰色的井口。再远处仁立着尖锥形的烟囱以及布林斯利煤矿又粗又大黑暗的头架。两只轮子朝上飞转着迫近天空，卷扬机尖声吐出了阵



阵痉挛。矿工们出现了。

机车响着汽笛驶进煤矿附近路轨的尽头站台，那里停泊着一排排的货车。

矿工们四散归家，身影朦胧，或形影相吊，或者稀稀拉拉，或成群结队。矿区专用岔道轨的肋形地区边缘坐落着一座低矮的屋子，位于煤渣道的三级台阶之下。一条干瘦的粗藤紧紧附在房子上，好像要把瓦屋顶抓下来似的。几株冬樱草长在砖墙院子四周，再过去是个方形的园子，斜伸到一条灌木覆盖的溪水边。园子里有一些枝桠繁密的苹果树、冬季凋零的树木以及不甚整齐的卷心菜。路旁粉红的菊花杂乱丛生，好像挂在灌木上的粉红布料。从园子中间的毡棚里哈腰钻出一个妇人，关上鸡棚的门，又上了锁，掸了掸白围裙，接着挺直身子。

爱
抗

这女人身材高挑，气质高雅，面目俊秀，眉毛漆黑，平滑的黑发由正中分开。她沉着地立了一会儿，望着矿工们沿铁轨走过，接着她转向溪流的方向。她表情沉静，嘴巴紧闭，一副梦幻破灭的模样。停了一会儿，她喊道：

“约翰！”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她又清清楚楚地喊道：

“你在哪里？”

“在这儿！”灌木丛中传出来一个嗓音表明说话的小孩子不高兴。女人锐利的目光穿过薄暮看过去。

“你是在小溪边上吗？”她十分严厉地问。

小孩出现在鞭子一般扬起的悬钩子灌木枝条前，算是回答。他五岁了，矮小结实。他从容地迎接挑战地站着。

“哦！”母亲缓和下来说，“我还以为你在溪边玩——你还记着我的话——”

小孩一动不动、一言不发。

“来，回家吧！”她越发温和地说，“天黑了。你外公的火车很快



开过来了！”

小孩慢慢走着，憋着一肚子气，一句话不说。他穿着裤子和马甲，布料又厚又硬，压根不适宜做这么小号的服装，显然是从成人的衣服改制的。

母子俩慢慢朝那房舍走去。男孩扯着参差不齐的束束菊花，把碎瓣一把把丢在路上。

“别弄出没好教养的样子，”他母亲说。男孩就停下来了。母亲却忽然动了怜悯之心，折下一支开着三四朵苍白色菊花的花枝，贴在脸上。进院子时母亲迟疑了一下，没将花儿丢掉，而是插在围裙带上。母子二人站在三级台阶下面，透过密集的铁道，看着矿工们回家。小火车的滚滚车轮渐渐近了。突然间，机车越过房子，在大门对面停下来了。

火车司机个子很小，长着一圈花白的胡子。他从女人上方的司机室里露出身来。

“给我杯茶好吗？”他高兴恳切地问。

这是她父亲。女人一面答应去冲麦芽汁，一边走入屋去。她马上又走了出来。

“周日我没来看你。”灰白胡子的矮个男人讲。

“我猜你也来不了。”女儿答道。

司机呆了一下，接着又用那种欢快活泼的声音说：

“哦，你都知道了？那么，你如何想——？”

“我感觉太快了。”她回答。

对于这一简短的责问，矮个男人很不耐烦，又用冷冰冰的口气分辨道：

“好啦，那你让我怎么办？坐在自个儿家里却似个生人一样，我这把年纪的人不该过这种生活。我既然要再结婚，早晚都一样——这对别人有何关系呢？”



女人没回答，转身走入屋里。司机室里的男人自信地站着，直至她拿着一杯茶，托着个装了块黄油面包的盘子走了出来。她走上台阶，站在轰隆隆作响的火车平台一旁。

“我不想吃黄油面包，”她父亲讲道，“至于茶嘛——”他赏识地呷了一口，“不错，很好。”呷了一会儿，他又说，“听说沃尔特喝酒喝得很厉害。”

“他什么时候停止过喝酒？”女人心酸地说道。

“听说他在‘纳尔逊大人’酒馆里说大话，说走之前要先花完那、那半个英镑。”

“何时？”女人问。

“一个周六的晚上——我想这不会有假。”

“很可能，”她伤感地笑着说，“他只给了我23个先令。”

“哎，一个男子不用钱干别的，只让自己像畜生一样，倒也不错！”灰白胡子的男人说。女人转过头去。父亲吞下最后一口茶，把杯子递回给她。

“啊，”他叹了口气，抹抹嘴巴，“我总算镇定下来了，确实。”

他将手放在控制杆上。小小的机车立刻紧张起来，开始呻吟，火车轰隆隆地向交叉口驶去。女人越过铁轨看过去。黑暗已笼罩了铁路和敞口车厢的周围，群群灰暗的矿工依然走在回家的路上。卷扬机急急跳动着，不时短暂地停一下。伊丽莎白·贝茨看了看这沉闷的人群，接着走进屋里。丈夫仍没回家。

火光把狭小的厨房照亮了，堆起的火红炭块照亮了烟囱口。房间里的所有生机好像源于温暖亮堂的壁炉以及映出红色火光的钢制火炉围栏。已经铺好了一声桌布，准备喝茶。茶具在阴暗中闪着微光。在后边楼梯突入房间的地方，男孩坐着用小刀狠劲削一块白木。他差点融入了黑暗中。四点半了，父亲一回来他们就可以喝茶。母亲望着儿子闷闷不乐地和木头作对，从儿子的沉默和固执中



仿佛看到了自己；而儿子除了自己，不太关心别人，又是他父亲的缩影。她的脑子好像被丈夫占领了。他或许已跑过了自己的家，溜过了自家的门口，回来之前要去喝几杯，而他的晚餐却在等待中被糟蹋、被浪费了。她看了看表，然后去院子里滤土豆水。溪水那边的花园和田野都已被捉摸不定的黑暗吞噬了。她手拿平底锅站立起来时，滤出的水冒着的腾腾热气散入了身后的茫茫夜色中。此刻她看见路轨和田野对过的公路沿线已亮起了昏黄的路灯，一直延伸至山坡上。

随后她又望着成群结队回家去的男人们，人群逐渐变少了。

室内火苗沉下去了，屋子一片暗红色。女人把平底锅放在炉旁的铁架上，把一个面糊布了放在炉口附近。然后她静静地站在那。不一会儿，令人兴奋地传来了年轻人紧急的脚步声，有人在门边停了一刻，走进来一个小女孩，开始脱下户外穿的衣服。她戴着帽子，眼睛上方一头浓密的卷发正从金黄变为棕黄。

母亲责怪她太晚回家，并且说在天色昏暗的冬日她应该呆在家里。

“咳，妈妈，天一点儿也不暗。路灯还没亮，爸爸也还没回来。”

“是，他是没回来。可是已经四点四十五分了！你看到他的人影没有！”

孩子一下严肃起来。她那双大大的蓝眼睛若有所思地望着母亲。

“没有，妈妈，我根本没见到他。怎么？他下班直接又去了老布林斯利？他没去，妈妈，我没看见他在那。”

“他很会观察情况的，”母亲苦涩地说，“他会小心不使你瞧见他。可是你可以相信，他现在正在酒馆里喝酒。要不然他不会如此晚不回的。”女孩可怜巴巴地看着母亲。

“我们喝茶吧，妈妈，好不好？”她讲。

爱

抗



母亲去招呼约翰。她又一次打开门，越过黑糊糊的路轨向外看。四下里阒无一人，甚至听不见卷扬机的声音。

“或许，”她自言自语地讲，“他留下凿矿了。”

他们坐下喝茶。约翰坐在饭桌靠门的那边，隐在黑暗中差点儿看不见了。谁也看不清谁的脸。女孩紧依壁炉的围栏蹲着，慢慢于火前移动着一块厚面包。男孩的脸在黑暗里成了一片淡影。他坐着看她，看她在红色的火光里给照得变了形。

“我喜欢看火，”女孩说。

“是吗？”母亲问，“为何？”

“火这么红，火里四处是小黑洞——感觉好舒服的，还能闻见它的味道。”

“立即要修火炉了，”她母亲答道，“那时你父亲回来后就会吵吵闹闹，抱怨一个男人满身臭汗地由矿里回来总是连个火苗也没有。——还是酒馆暖和。”

静默了一会男孩开口埋怨，“快点，我们的安妮。”

“好了，我正在烤嘛！我又不会叫火烤慢点，对不对？”

“她就喜欢胡说八道，好烤慢点！”男孩喃喃道。

“别瞎想，孩子。”母亲回答。

很快整个屋子里只听得见黑暗里清脆的咀嚼声。母亲没有什么胃口。她下决心似地喝干了茶，静坐着沉思。站立起身时她毫不动摇地挺起头，这显出她火气不小。她看了一眼围栏里的布丁，发了一通脾气：

“男人竟不回家吃晚餐，真丢人！我才不管它是否烧成灰。走过自己的家门，他去上酒馆，我却傻坐在这里等他吃晚饭。”

当她将煤一块块丢在红色的火苗上时，黑暗投射在墙上，直到房间差点一片漆黑。她跨出大门。

“我看不见，”隐设在黑暗里的约翰嘟囔说。母亲不由自主地笑



了。

“你不会将面包塞进鼻子里的。”她说。她将簸箕放在门外。当她如同阴影一样进来时，男孩又闷闷不乐地埋怨道：

“我无法看见东西。”

“见鬼！”母亲生气了。“稍微有点黑，你和你父亲都这样！”

但是她还是由壁炉台上的一捆纸捻中抽出了一条，开始点灯。灯就挂在屋子正中的天花板上。她朝上伸手点灯时，可以看得出她怀孕了，身子变得又圆又粗。

“噢，妈妈——！”女孩喊了一声。

“有什么事吗？”女人问。她正要把玻璃罩罩住灯火，此刻就停下了，她一只胳膊上举，扭过身来面对女儿。铜反光罩把光线反射到她身上。

“你的围裙上别着花！”女孩说，对这不同寻常的事欣喜若狂。

“我的上帝哪！”女人叫道，松了一口气，“别人还认为房子着火了呢！”她将玻璃罩罩好，并没有马上把灯芯拧大，而是等了一会儿。一个苍白的影子在地板上浮动。

“让我闻一闻！”女孩讲，心情非常好。她走上前，把脸贴近妈妈的腰。

“走开，傻瓜！”母亲说着把灯扭大了。灯光照出了她们的焦急不安，使妇人忍受不下去了。女儿安妮仍然弯身贴着她的腰。妇人烦躁地将花儿从围裙带上扯了下来。

“噢，妈妈，别摘下来！”安妮叫着抓住母亲的手，想将小花枝再别回去。

“胡闹！”母亲抽身走开。小孩将苍白的菊花放在嘴边，喃喃地说：

“好香啊！”

母亲短促地笑了一声。

爱

抚



“不，”她说，“我可不觉得。我和他结婚时是菊花，你出生时是菊花，他首次喝得醉醺醺被送回来时，扣眼里也插着棕黄的菊花！”

她望着两个孩子。他们的眼睛和张开的嘴巴满是惊奇。母亲静静地坐在椅子上，前后摇了一会儿，然后看看表。

“五点四十！”她竭力想表现出悠闲的态度，声音里仍带着痛苦，“哼，目前别人不送，他就不知道回家。他会一直呆在那儿！可他不用满身矿灰地滚进来，谁去给他洗澡！他可以躺在地板上——哎，我以前太傻了！我真傻！我到这里来，到这个肮脏的小窝里来，到这个鼠窝破窝里来，就是为了看着他溜过自己的家门！上周是两次——如今他开始——”

她没有再说下去，站起来抬掇饭桌。

两个孩子努力抑制住，专心地玩着。他们想得很多，既害怕母亲的盛怒，又不愿父亲回来。贝茨夫人坐在安乐椅里，用米色的法兰绒厚布做一件男式背心。每当她用手扯下灰布边时，法兰绒就会发出沉闷的声响。她卖力地做着，听着两个孩子玩耍。这样过了一个多小时，她没那么生气了，暂时歇息下来，只是不时地张开眼冷静地看一看，竖起耳朵来听一听。有时就连她的愤怒也退缩消失了，她就停下活，听着外面枕木上砰砰的脚步声。她会猛然仰起头来叫孩子们安静，可过了一会儿她又会恢复常态。脚步声路过了大门，孩子们的玩耍没有被中止。

可是，最后安妮叹了口气，坚持不住了。她看一眼自己那一货车的鞋，不想再继续下去。她扭身哀痛地面向母亲。

“妈妈！”——可她说不出来。

约翰像只青蛙似的由沙发底下爬出来。母亲抬起头来。

“喏，”她说，“你的袖子真脏！”

男孩扯着袖子望了望，什么也没说。此刻路轨上有人在用嘶哑的声音喊叫，房间里没有人说话，直到外面两个人一面聊着一面走



过去了。

“应该睡了。”母亲说。

“爸爸不回家了。”安妮伤心地哭着。母亲则勇气十足。

“别怕。他会被送回来的，像根木头一样送回来。”她的意思是他们肯定不会吵架。“他可以在地板上睡觉。我清楚这样大醉过后第二天他就不会去上班！”

母亲用一块法兰绒给两个孩子擦了擦手和脸。他们都没说话。穿上睡衣以后，他们念了祷词，男孩是咕噜着念的。母亲低头看他们，看女孩脖子上缠结的丝一般稠密的棕发，望男孩小小的黑脑袋。她对孩子父亲的满腔怒火，他使他们三人受了那么多的苦。孩子们将脸埋在妈妈的裙子里寻求慰藉。

贝茨夫人下楼时，房间里一个人都没有，使人感到陌生，又充满了紧张的等待。她拿起针线活，努力地干了一会。同时，她的愤怒又掺杂上了一丝不安。

时钟敲响了八点。她忽然站起来，把针线活丢在椅子上，走过去打开了楼梯脚的那扇门，侧身听了听。接着走出去，顺手锁了门。

有什么东西在院子里打成一团。她明白那是猖狂的老鼠，可还是吃了一惊。已经很晚了，在路轨的尽头站台里停泊着许多敞口货车，但并无一丝亮光，只看见后边的矿顶上有几盏昏黄的电灯，她也望见黑夜中矿井口上熊熊燃烧的一片火红色。她顺着铁路边缘匆匆朝前走，穿过汇集的路轨，来到白色大门旁的栅栏，打那儿走上了公路。这时，驱使她出来的不安情绪消弱了。人们朝新布林斯利走去，她看见房屋里的灯光。再向前二十码，“威尔士亲王”酒吧的窗户宽敞温暖而又明亮，男人们的说笑声清晰可闻。她真是傻透了，居然会想到他出事了！他只不过在“威尔士亲王”酒馆里喝酒。她迟疑了。她还从没有来叫过他，她也绝不会去寻他。因此，她茫然



地站立了一会,又朝着零零落落的一长排房子继续向前走。她走入了房舍间的一条通道。

“找里格利先生?——是在这里!你要找他?不,他这会儿不在。”

瘦骨嶙峋的妇人从黑暗碗碟储藏室探出身来望着对方,厨房窗帘里露出一线微光映在对方身上。

“是贝茨夫人吗?”她尊敬地问。

“是的。我想知道你丈夫在不在。我丈夫还没回去。”

“他还没回去!哦,杰克回来吃过晚饭后又走了。他睡前刚出去了半个钟头。你去过‘威尔士亲王’吗?”

“没去——”

“是啊,你不愿去——!女人去那儿不大体面。”那瘦女人对丈夫很宽容。一阵难堪的沉默后,她又说:“杰克一直没提过——没提过你丈夫的事。”

“是吧!——他一定还在那喝酒!”

伊丽莎白·贝茨随口答道,语调里含着苦涩。她明白院子那边的女人正站在门口偷听,但她并不在乎。她扭身要走时,里格利夫人叫道:

“等一下!我帮你找杰克问问,看他知不知道。”

“哦,不用了——我不想使——!”

“不,只要你进来照看孩子们不要下楼来烧到了他们自己,我很快就去。”

伊丽莎白·贝茨低声推托了一下,就进去了。瘦女人因房里乱糟糟的而表示歉意。

10 厨房的确很乱。沙发上、地板上全是小件的上衣、裤子以及小孩的衬衣,四处乱丢着玩具,饭桌的黑色防水台布上放着面包、蛋糕、干面包片、液体食物,另外还有一壶冷茶。



“嗯，我家里也是这样，”伊丽莎白·贝茨不瞧屋里，只望着女主人说。里格利夫人披上围巾，匆忙走出家门，回头说道：

“你稍等一会。”

贝茨夫人坐着，略带不满地注视凌乱不堪的房间。接着，她开始数散落在地板上的不同尺码的鞋子，总共有十二只。她望着这堆杂物，叹了口气，自言自语地讲：“难怪！”这时院子里传来两个人刷刷的脚步声，里格利伫徊回来了。伊丽莎白·贝茨站立起来。里格利骨骼大，身材也大，头显得非常瘦。他太阳穴上有块青疤，这是在矿井里受的伤，煤尘留在伤口里如同纹身一般洗不掉。

“他还没回家？”男人还没打招呼就开口问道，语气里却带着尊敬和同情。“我不知道他去哪儿——他不在那儿！”——他扭头暗示“威尔士亲王”酒馆。

“他也许去了另外一家。”里格利夫人说。

大家都静了下来。里格利明显有什么心事要叙说。“我走时他还在完成定额，”他开始讲道，“下班的汽笛响了差不多十分钟以后我们才走。我叫他：‘沃尔特，你回去吗？’他说：‘你们先走，我再过半分钟就走。’我们，我和鲍尔斯，就来到矿底，觉得他就在后边，在后一班人中出来——”

他觉得很不安，好像在回答抛弃同伴的责备。伊丽莎白如今又确信灾难临头了，赶忙安慰他说：

“我想就像你们所说，他去了‘紫杉树’。以前他也这样。我刚才急得发烧了。他准会被人送回去的。”

“啊，真是不幸！”瘦女人哀叹道。

“我去迪克那儿瞧瞧他在不在。”里格利建议说。他既不愿显得惊慌，也不想随意行事。

“哦，那样太麻烦你了。”伊丽莎白·贝茨强调着讲，可是他清楚她乐意接受这一建议。



当他们跌跌撞撞走到门口时，伊丽莎白·贝茨听到里格利的妻子跑过院子打开了邻居的门。此刻，她突然觉得浑身的血液好像从心口涌走了。

“注意！”里格利对她说，“我说过许多次要填平门口的小坑，肯定有人要在这里摔断腿的。”

她又恢复了正常，又同那矿工一块疾步往前走。

“家里没人，我不愿把孩子们单个撇在床上。”她说。

“是呀，别那样，”他礼貌地说。他们不久到了她家小屋的门口。

“好了，我不会太久的。放宽心，他会没事的。”工友说。

“十分感谢你，里格利先生。”她说道。

“别客气。”他结结巴巴地说着离开了。“我很快就回来。”

屋子里静悄悄的。伊丽莎白·贝茨卸下帽子和围巾，将小地毯卷起来。卷好后，她坐了下来。已经过九点了。矿井上卷扬机的飞速旋转声以及绳子下滑时制动器刺耳的吱吱声令她大吃一惊，她再一次痛苦地感到了全身血液在向外奔涌。她把手放在身边大声喊：“上帝呀！——这只不过是九点钟的警士下矿巡视罢了。”她责怪自己。

她安静地坐着，侧耳倾听。半小时过去了，她感到疲惫不堪。

“我瞎想些什么？”她自怜地自语道，“我这样只会伤害自己。”

她又开始做针活。

九点四十五分又响起了脚步声。只有一个人！她望着门被打开了，一位老太太走进来。她头上戴着无边女帽，裹着黑色的羊毛围巾——那是他母亲。她六十上下，脸色苍白，蓝眼睛，满脸皱纹，神色哀伤。她关上门，烦躁地转向儿媳妇。

“哎，莉齐，我们有麻烦了，怎么办哪！”她嚷道。

伊丽莎白不由自主的往后退了两步。